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

禮紀

人物

名臣五

仙遊縣

宋

傳楫字元通其先自光洲固始從王潮入閩數傳至高祖仁瑞始徙家仙遊楫少自刻厲於學未冠試廣文館第一不第而歸從孫覺陳襄遊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曰傳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治平四年第進士調揚州司户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委楫楫裁決如流未

嘗希意苟合至擠其從者寘諸法守內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檄（攝）楫天長令發摘隱伏奸猾屏跡轉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楫鈞禮歷大谷令帥曾布曰是吾兄所知者率部使者交薦改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時曾布方執政薦為太常博士神宗時議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楫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得其中流（上）之及施行卒如其議徽宗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升楫紀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中人莅事於府者多與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

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贐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論內侍郎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累遷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卻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歸則削稿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傅楫為朕言甚詳然後人始知其所以啓迪君心者切至如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寖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出宋史本傳等書）

子諒友誼夫謙受諒友字冲益博學善詩文第元祐九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歷膳部員外郎

知和州未赴而卒誼夫元符三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謙受亦
博學能詩以父蔭補承務郎倅新安鎮靜不擾官至夔州轉運
判官從姪權求希龍同登元祐六年進士號博氏二龍權任太
學録時太皇太后高氏外家求師有旨令太學選德行文藝兼
著者祭酒司業以權應命高氏尊之曰傳夫子及登第唱名日
傳宣許特謝恩太皇太后宴賚甚厚一時榮之希龍字廷允知
漳浦縣時二蔡當國不肯附之崇寧間詔具元符上書姓名入
邪等藉希龍與焉從孫知柔字德潛宣和三年由上舍登第調
循州判官有盜曾少龍迫境知柔教民造弩及砲石之屬寇至
乘城發弩寇潰去部使者聞于上改秩知龍巖縣虔寇發聞知
柔威名卒不敢犯調泉州僉判海寇林元仲猖獗帥葉夢得檄

檄知柔往出幟示寇招撫元仲遂降元仲官終朝請郎福州僉
判（出方志）權子共三薦奏名亦以文詞稱嘗註釋東坡和陶詩（出仙溪志）
陳次斤（升）字當時山嶂人也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
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
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時州
從事攝政告以繫囚頗衆當斥大獄屋次升曰子不教我期於
無刑乃教我廣獄耶未幾從事行縣而獄空於是歎服轉運使
吳君厚以聚斂進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
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
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
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額）

從熙寧之以來斷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
惑乞速定差顧及均数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
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奸乞收
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
庭鞠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
萬一有寃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
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
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衆賢而
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縉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
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
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謗適所以

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
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顔致已意嘗以美官次升曰
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
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
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
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
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
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
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
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絶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
諫臣耳目也帝在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

以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曰帝曰然顧
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
嵩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
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
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名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
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初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親舊
饋送多連坐次升言聖朝仁明親友恩義烏可遽絕合與改正
中丞鄧綰嘗為王安石求賜第薦安石子雱及其壻卞館職神
廟謂其持心頗僻賦性回邪今卞欲報綰私恩褒飾妻父故寘洵
武於史院令同修正史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
德而不掩其父惡乎曾布許將轉官告詞皆云參顧命次升言

陛下紹天命承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今掠定策之美名
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上嘉納之建中靖國元年擢左諫議
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會右司諫陳
祐以言曾布解職次升入對上章救祐上不顧左司陳瓘以書
見布極論其過乞早竄黜出知泰州次升上疏乞留不報尋出
使契丹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及使還以寶文閣
待制出知潁昌府奸言日至降充集賢殿修撰屢移循州編管
入元祐黨籍蔡京罷相復寶文閣待制累官朝散大夫宣和元
年終於真州私第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
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他所言曾肇王
覿張庭堅賈易蔣昭邱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姪孫拱之廣州參曹曾孫湯撫州通判曾姪孫塤伯昭州法曹
立伯泉州察推並登進士第出宋史本傳等書
王回字景深曾祖尋駕部郎中父惠大理寺丞回少事親孝第
熙寧六年進士累官松滋縣令荊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
其風遂革監陳留縣酒提點刑獄羅適以回不自表襮率尹顧
臨等共薦之改知鹿邑縣歲餘邑人狀其治行乞晉者萬民餘人
名為宗正簿充睦親宅講書回與鄒浩相友善哲宗立賢妃劉
氏為后浩將論之以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
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之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
遊錢為之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無事聞逮詣詔獄衆為之
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對曰實嘗與議不敢欺也誦因誦浩

所上以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徒步出都城行數十里其子
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以疾
終年五十二侍從臺諫上章乞録其子恤其家以奬勸忠義詔
除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出宋史本傳等書
陳開字發明以太學生登熙寧六年進士第調密州教授時太
守蘇軾深器重之諸生力晉更七年而後代密州儒風之盛自
開始後入為太學博士召對進兩劄其一排新法其一去小人
進君子言議激切當國者忌之出為雄州通判尋除宗正寺丞
官至朝奉大夫累贈金紫光禄大夫蔡襄狀其行子畢元符三
年登第出何志等書
陳覺民字達野柘山人唐清遠令樞之族也第熙寧九年進士

元祐間詔舉賢良方正林希錢勰其名聞時方紛更神宗法度人莫敢言覺民陳役法則乞復顧役邊事則乞勿棄地其言剴切時議欲罪之并坐舉者賴言者獲免知建陽縣以救荒得民心家畫像生祠之累遷宗正丞將大用覺民以毋老乞補外歷知漳建二州擢福建路轉運判官移知福州故樞密安惇舊與覺民爲同舍生情好甚篤元符間任諫議大夫中執法曾無片言援引及謫守長沙乃欲以覺民自代令小史持文書爲驗意規厚利覺民笑而遣之惇由是不樂及居政府言者承惇意劾罷監東嶽廟尋起知泉州時有司建言欲擁六郡酷覺民陳五不可且移書約他郡同論之事遂寢尋遷本路提刑兼三路都轉運使并提舉河渠以太夫人年九十九茲政於家以便侍養鄉人榮之復知泉州以右文殿修撰知廣州所至有治行兩為鄉郡使者凡過郡邑未嘗與僚屬妄交一談其風采嚴峻如此官至中奉大夫諫議陳瓘狀其行子磷大觀元年賜元上舍及第官至吏部郎中宋輔政和二年進士因蔡論二蔡貶餘姚縣主簿書出方志等書

論曰傳楫不肯附曾布以為之用陳次升不肯助章惇蔡下以擠排衆賢陳覺民不肯受安惇薦以自代王回贊鄒浩論立劉后甘坐除名停廢而不卹陳開奏劄排新法論君子小人雖為當國者所忌而不顧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信哉

林豫字順之邑之席麻人也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授惠安縣尉

改集慶軍判官淮南賊嘯聚漣水朝廷下外臺求部吏能措
畫者衆奏豫爲本軍使多設耳目賊遂就擒餘黨入海州復檄
豫攝倅事尋亦殄滅紹聖初時相以豫善謀議奏授內藏副使
先是朝廷既棄地和戎至是復冠麟州豫建議謂宜先脩葭蘆
米脂安羌浮屠諸塞通鄜延路以爲麟州應援後卒行其議歷
知保德軍邵州四年虜人撤霸橋深入除豫河北沿邊安撫使
豫乃乘間興築虜人無能爲也後因陛對哲宗褒奬再三元符
三年除鄜延路兵馬知鄜州黃河北決移守冀州盡收老弱幼
穉廩以官粟募少壯者築堤厚與之僱民賴以全活崇寧二年
以六宅使除真定府兵馬知邢州力議鈔面錢陝西銅錢之弊
及朝廷下本路折糴豫格不行數忤時宰期年罷去徽宗終思
之大觀四年知邵武軍凡歷七郡悉有遺愛邢臺邵武之民各
畫像立祠初豫受知於二蘇最深軾嘗薦之有云勇於立事常
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必顯利器轍亦嘗薦之有云吏幹
強敏長於應變更試迭用必有可觀及軾以作詩譏切下御史
獄豫適賜對神宗問所薦爲誰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曰臣經
由杭州因會客識之又曰是日所談何事曰臣子所言無非忠
孝詞氣從容略不避李定輩之側目識者韙之及轍貶惠州軾
貶雷州章惇恨豫餞轍詞有怒髮衝冠壯心比石之句左遷雲
騎尉後竟坐二蘇所薦入元祐黨籍所著有筆峰草錄出何志等書
林宋卿字朝彥崇寧五年以舍選登進士第初娶三山鄭俠孫
女所獲奩資不爲已有寒賤出京例厚贐之西歸道出通州

與年友廖剛拜陳了翁求教了翁曰頭項直宋卿言下領悟
所得為多又嘗從楊龜山游故立朝行已多遵二先生之槩矱
改秩除睦親北宅宗學博士召試秘書省正字權直翰林學士
院出知黎州時邊臣多以開拓蒙賞瀘南帥司因奏開溪費州
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夔梓二路聽其節制按何志本傳費
州作貴州考之方輿勝覽宋並無費州之名雖有貴州乃古鬱林地與此所謂辰沅瀘戎諸州相去遠甚及考宋史地理志乾道間升瀘南為潼州路潼即梓州也其所統有叙州即戎州也但無費州而有資州疑當時所欲溪者乃資州資與費字相近而誤也宋卿上疏反覆數千言其略曰溪費州檢踏切恐生夷疑
或別致生事大率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治若不杜窒其
源則接武邊功者衆寧不斷喪六十州生民之命脉乎徽宗覽
奏惻然詔罷其役帥臣褫官命宋卿兼提舉夔州潼州府路兵

馬都監仍知黎州時二漕皆出龜山之門隨亦合奏開陳其不
可龜山聞之曰觀復和卿朝彥三子學同方真百鍊鋼也未幾
思州納土夷官田祐黎與弟祐祥為怨家告密憲臺欲寘極刑
朝命宋卿讞其獄宋卿至察其註誤者釋之以事干邊防乞從
末減奏至上大喜時尚書省令夔路敷十萬緡充燕山軍需宋
卿稟漕以保障爾緣當權輕重夔門至隘人心易摇末產下户
當為蠲削故黎民德之尤深官滿運判張深與部使者薦宋卿
治行乞畀再任上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姑與再任以寬朕
西顧憂宋卿蠲黎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
萬四千三百石有奇自受俸非祿令所著者一介不取家繪生
祠奉之靖康中以煩言得旨衝替有公賦詩祖餞馮時行詩云

並游英俊顏如甲頌德蠻謠口即[illegible]假使當時頭項縮了翁泉下也相蟲嗤僑寓涪陵之韓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歌咏以自適涪人以宋卿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先後因號為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後薦於張浚浚以元樞宣撫川陝辟宋卿參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詔四川監司舉流寓之才能者以聞涪守王擇仁薦宋卿學識純正氣節剛方可備中興任使遂召赴闕河北帥臣奏兵興機密帥幕參謀以儒知兵以節全城無出於林宋卿者得旨差充湖南帥司參議浚復由相府出都督衆復推宋卿赴督府稟議嘗條湖北事宜及兵籌五利等集浚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辟宋卿辭以家累寓涪欲挈東歸浚還朝首薦之蒙召力丐祠歸里終朝請大夫弟宋臣宋弼皆宋卿自教導後同時登第出何志等書

蘇欽字伯臣與莆侍郎燁同祖自都統領軍使益入閩子孫散處泉之屬邑至欽始自德化遷居仙遊宣和六年登進士第歷惠州錄參時盜賊充斥郡將務立威捕至輒寘之法欽白曰盍少須之審讞得實加戮未晚郡將怒以為縱賊將劾之欽不懾會審者至果平民得免丁外艱哀毀骨立廬墓六年不忍置墨衰調知閩清縣帥張浚嘉其廉退且有治劇才易治閩縣與漕使賀允中交薦之改知新建縣時諸邑多積欠郡責盡數催徵欽獨爭之曰民力告竭二稅分數及常歲足矣若加箠簁責辦為民父母何忍為之吾有去爾守不能屈辟廣州機幙攝倅事會預押舶例賞一資遜之同僚致江西帥屬值贛卒叛帥憲

爭爭致之冠平論功以欽居首擢巴州陞辭高宗諭之曰巴
去朝廷遠甚卿到宜存撫有姓務令鎮靜欽奏曰臣當宣布朝
廷寬大之恩期於不擾上首肯之巴無逆兵例出脚乘三千緡
欽悉封還以代輸賦改知閬州自俸給外例錢互送錢皆不受
尋除利路轉運使時吳璘屯重兵於興元知欽出張浚之門深
加敬愛每行部至其州輒厚禮迎犒晉館於第宴饗之外饋遺
甚厚一無所受璘愈敬之尋以疾終欽廉儉出於天性政事基
於文學割俸市田分給諸弟扁其堂曰富義自為記以示子孫
俾引而勿替云出方志等書

論曰林豫備邊有策臨民有惠而以忤章惇入元祐黨籍可
謂才節之士矣林宋卿奏罷溪費為楊龜山所賞參謀督府

為張魏公所知蓋儒而知兵者也蘇欽莅官以廉惠稱居家
以孝友稱其內外行之兼備者歟

葉顒字子昂系出三國吳都尉雄雄避黃巢之亂由丹陽徙閩
因家仙遊之北巖繼遷古瀨顒賓之玄孫也登紹興二年進士
第調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
歸其勞於顒顒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
大喜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
稅顒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上虞縣
凡縣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
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
令令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顒請令泳待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

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顒固辭賀允中薦顒端方
靜退遂召見顒論國讐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銮輿之返其語剴
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顒
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
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知常州金犯邊
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顒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
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晉以相陛下也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
天下危注意將臣謂天下危亦在注意相蓋非蕭何無以知韓
信也臣聞逆亮死虜之諸將統二三十萬人馬北歸帖然而無
異變是虜將未可輕也今日爭言進取更在陛下審之上曰卿
言極是顒初至郡無自月儲米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

餘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
耻之召爲尚書郎除右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顒上疏謂陛下
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時秀王伯
圭爲台州故顒及之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顒言典選一事衣
冠清濁之所由出也而吏胥得以操其柄是使之入銓曹與吏
爲市出銓曹與民爲市可不思所以革之乎乃與郎官編七司
條例爲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皇兄居廣請以初除儀同應
得親屬占射差遣恩例畀王若純顒爭之曰啟一若純則百若
純至矣僉樞洪适請以已覃恩二官貤高祖父母顒言追秩高
祖禮經所無皆格其請乾道初召對便殿因問卿當官何以爲
先對曰真宗皇帝所製文臣七條盡之矣清廉固臣子之本分

臣每以公忠為先上曰卿無忘此言時上好鞠戲顒奏曰竊聞
陛下以萬乘之尊為鞠擊之戲有如馬驚為之柰何上曰無他
但欲不忘鞍馬爾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
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濱地
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
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顒至中書召俊彥
切責之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
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時有上白劄者顒言事若可不行
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乞勿行之莆郡苦輸猶剩米顒因守
臣張允蹈之奏乞歲減其半後盡除之江陰軍判官受賕上曰
貪吏朕欲用漢法誅之顒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
大夫史冊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
法安足道哉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持不可安
宅不能平及擢諫議果論顒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
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顒乞下吏辨明乃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令
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
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顒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
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上以安
宅向者章疏得之鄭昺欲加責顒曰大恩未報務修小怨實非
臣事陛下之本心帝曰不念舊惡卿有焉顒遂引薦汪應辰王
十朋劉珙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王秬芮燧林光朝等可備

執政侍從臺諫繪舍之選又與上論自古明君使賢使愚使奸
使盜惟去太甚上曰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
惟在用不用耳顒言今在朝雖未有如共驩管蔡然有竊弄陛
下威福者臣亦不敢隱時方召見鄭聞啓擬除右史而外已傳
播命未下陳俊卿以語顒顒問所從來俊卿云聞之洪邁邁聞
之龍大淵顒乃於上前極論大淵魯覿竊弄威福上曰朕不憚
去此輩後有事大于此者卿當極言之是日大淵覿俱被斥中
外相慶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顒
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
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
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

欲生財秖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每於上前
妄薦人材一日上問顒胡與可可用否顒對曰陛下何以識之
上曰聞之王琪顒言與可奴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琪之職將也
應薦武臣何預與可臣不敢奉詔顒退速與可至中書令條具
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與可無以對踧踖遁去大將
戚方剥軍士結宦官上欲窮治顒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主
之者上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二人皆責既而御筆籍戚方家
財三之二以勞軍顒又言諸將若此者衆恐人皆自疑不若止
籍其所白放散官錢之數則邦刑可伸物情亦安民明日上見顒
曰卿所議戚方事深得體上又曰建康劉源亦嘗賂近習命王
抃廉其姦顒對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上嘗謂顒曰朕思

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之甚易顒曰臣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其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蓋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念則事事不省馴致敗壞上稱善顒每除吏上必曲加咨訪顒嘗啓擬王秬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上曰胡元質固佳士王秬曉事否顒曰秬極有才及退朝與諸公言上求治核才如此無不聳懼三年日南至上有事于南郊雷雨偶作顒引漢故事上印綬乃除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顒即日出關抵莆一夕就寢忽覺整衣端坐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表聞上追悼久之贈特進累贈少師謚正簡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每言當官不可不明明不可察馭下不可不嚴嚴不可刻又曰抑強扶弱為政之道然尋事以抑之彼必怨示機以扶之彼必驕驕且怨如為政何與林師說高登氣槩相高登嘗上書譏切秦檜檜捕之急顒與同邸摘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顒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與同年林宋弼厚善約以兒女為婚既而宋弼死家單弱而顒仕寢顯然必踐前約自初仕至宰相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云出宋史本傳等書

論曰史臣論著葉顒事而以清儉正直贊之予因考顒之德行政業與史臣所贊無不合者要之皆可為後世法程也然予觀其知上虞縣時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賓應及知處州時相湯思退家奴屠酤犯禁一繩

以法於斯之者予尤有所感焉世之司民牧者無誠心愛民凡縣役科徵一聽里胥處分其於民之休戚略不之省或有所訴稍涉勢家輒阿狥以諂媚之略不問其理之曲直民被屈抑者含寃茹苦無所控訴民生斯世抑何其不幸哉夫郡縣之于民蓋有父母之道焉而使民至于如此惡在其為民父母乎予故因論顯之事特表著之以為後學有志于用世者式

林師說字巽仲豫之第三子也少舉進士知名以父蔭屢當補官遜於從兄師文及弟師龍故入仕最晚試銓曹第一調嚴州司士時青溪盜初平作新寨聚兵驕甚郡請師說攝理官以經畫之悍卒帖服遷知德化縣還道桐廬會盜發支邑民遮道乞乞

番郡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倅新定按方輿勝覽新定即古睦州今嚴州也或以新定為新安非虜犯二浙新定民大恐師說入白郡將靜請以待之乃自擁十餘騎出城遇虜騎諜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師說叱之曰吾聞國家命不聞賊命擒斬于市以故新定之民嬰城死守累遷兵部員外郎知建昌軍丞相趙公力薦之趙公舊志不著其名以其時考之疑易也拜廣東運判韓京以武將立功知循州頗驕慢不可制師說上其姦狀後京謂人曰監司直須還此老第于我少恩爾除浙東提點刑獄山陰為畿內貴人多肆豪奪為民害師說一繩以法以忤權貴力請祠歸居九年卒休光朝嘗言林郎中出語大率如富鄭公徑截無他表裏尺是一箇人其所先正所推如此出何志等書

傅淇字元瞻作之子也年十九豫鄉薦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
潮陽縣尉前後獲盜登賞格者凡十數未嘗自言會叅政龔茂
良提刑廣東為上其事改秩知平陽縣號難治淇以豈悌中和
為政民有爭曲直者徐以理開譬之皆心服去已而被檄校士
漕臺丞相虞允文方以經略中原為意招來豪傑欲與共功因
以書見丞相論天下事言自古建功立事必須非常之人一時
誕謾爭言富強者其意不過竊取爵祿非為能國家深長計也
丞相大喜秩滿奏除幹辦諸司糧料院淇雖官中都足跡未嘗
一造權要之門適大臣去國事涉言路臺諫空者累月孝宗思
得直方之士命有司具六院姓名時淇以替去不豫上閱班簿
獨指淇名命奏事及入對敷奏稱旨即除監察御史初入臺六
察官皆闕止淇一人糾察庶務風采凜然上喜謂近臣曰傅淇
朕自擢也于時上有汎掃河洛之志常患儒臣謹畏特崇奬武
臣以振起之于是乘間倖進者多以文階易武爵驟致貴顯淇
嘆曰是豈可長哉疏論其事上悟即日出其疏于外自是無敢
求換武者未幾遷太府少卿每因輪對勸上擇端愿誠慤之士
以備宮僚又言川廣去朝廷遠守臣不可輕畀上皆嘉納除中
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時方擇專對材以使虜廟堂進擬數人
中批特命淇為賀生辰使未行除宗正少卿樞使王淮見淇曰
此行盡出淵衷及還上詢北事甚悉公具言河北河南之所以
然上曰卿言是也久之淇丐外上不欲其遠去除浙東提刑時
兄汶亦提舉江西母夫人年九十更迭迎養人皆榮之甫一年

移節浙西淇居官不求赫赫名莅職兩年政平訟理上嘉其功
除直龍圖閣再任半載改知寧國府淇以母老樂閩中力請便郡歸
養遂易知泉州尋丁母憂服除無復仕進意光宗即位起為廣西
提刑復知温州竟以疾卒官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甫田開國男出方志
陳讜字正仲祖父驥字德純少與直講張讀參政李邴相厚善
元符三年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官宗學博士時附蔡京者皆得
美官驥與京同里不肯一見外除通判温州以清白聞屢乞以
磨勘如父母官遂與父邁同時拜朝奉大夫在温日嘗迎父母
就養時年皆八十餘遂于倅廳後為堂榜曰雙綵秩滿年纔六
十二即掛冠卒贈太中大夫父豐字宜中以父蔭補官少工文
詞嘗作蟠桃賦贄見李邴邴大奇之初調建州户曹既而以詞
賦魁福建漕薦第紹興十八年進士乙科又中博學宏詞科差
泉州教授丞相陳康伯薦其學識高明足以通達國體文章典
雅足以潤色皇猷除删定勑令官會勑局方有所纂修或勸豐
供職即得改秩豐不欲躁進以疾辭廟堂高之次冬書成奏上
改宣教郎累遷國子博士時宰執皆知已豐每進見必推引寒
畯未嘗少及私適言路有不相樂者與司業張洙國子丞李石録田興宗
皆論罷後起知惠州孝宗登極令諸路監司各舉循吏二三人豐
居其首朝廷處以湖北提舉豐不欲遠去俯就南恩守自效泣
官清儉無絲毫優適歲旱瀝詞禱雨有云願俾微臣特損數年
之壽乞令闔境普沾三日之霖天果大雨是歲卒于官民爲巷
哭立祠祀之累贈特進讜年十二為山冠掠去露刃脅之不為

動官軍至賊驅迫以前讜伺間投峻崖下以出無毫髮傷賊平
而歸宗族鄉黨皆壯之弱冠入太學力辭父捧表恩所得官以
予其弟諒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甌寧縣簿調泉州教授累遷右
司郎中寧宗知其誠實可用除殿中侍御史因事而言不許人
過不獲已有所論擊亦但直指其事不傍及私慝以論劾忤時
相陳自強意徙太常少卿猶兼侍講俄遷起居舍人力引退直
寶謨閣奉祠而歸居半載起家江西提刑召為太常卿尋除兵
部侍郎與權臣書權臣舊志不著其名以其時考之疑韓侂胄也極陳用兵利害大略
謂虜勢雖弱未可輕視故彊可念未易立取方今之計莫若先
守禦之備後攻取之圖庶幾有萬全而無一失不見聽遂乞補
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未幾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嘉定初元再乞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
年八十二卒贈通議大夫讜于群籍無該不貫賦詩屬文不為
險語而雅有典則尤工書法其大字遒勁處不減蔡君謨與人
交無隱而樂道人之善家素清貧有田數十畝兄弟共之力成
安利石馬二橋以惠行者自少至老士林推重惟嘗攻偽學為
世所少云弟諒字友仲以父蔭補官調永春縣尉改僉書清海
軍判官遷知古田縣一意撫字不忍苛取人號為佛子及解歸
帑藏無贏餘司財賦者以此沮諒朱文公言於帥曰陳寧廉吏
也若以此逗留何以為為善者之勸通判循州然慶元初改知潯
州郡舊無貢院士冒江灘之險附試于藤諒至始為申省部立
貢院潯士德之帥李大異嘉其能辟知象州卒于官出名公事述

蘇洸字澄老以父欽蔭補官調餘干尉時令丞簿皆不事事監司郡守委送叢至洸予決精敏丞相趙汝愚其邑人也時方魁天下喜洸廉介有守折節與交改秩知臨川縣縣有述勸（陂）久廢洸勸富民分治之民蒙其利時經錢缺觧至捐捧代輸秩滿質錢治裝倅賓州張南軒帥桂林知其父為魏公所知且喜洸有父風檄攝倅帥府又攝高州尋以廉吏舉之經略劉淳繼至又檄攝桂府武弁陳姓者以鬻爵為邊吏交通諸蠻納賄巨萬事覺逮獄當路有為之地者觀望莫能決屬洸治之卒正典刑一府肅然除知雷州時毋碩人年七十七聞洸治獄事多所平反喜曰昔人以平反悅其親今吾可無憂矣秩滿赴闕面陳三劄一乞折納徐聞丁米以便民二乞籍海舟以戢奸盜三乞戒約廣西軍寨不得差人回易孝宗嘉納（納）除知新州陛辭賜對便殿又陳二劄一請易常平陳米除豁耗折虛數一請降旨經理邊江陂水民田租稅上稱善久之趣之郡止（比）至百姓歡呼迎之歌曰蘇（使）君來何晚使我夜不寐朝不飯州賦額儉帑無羨餘月給廩俸皆先屬吏去日持空券出嶺移封州首請減放丁米及經制無額之數丁內艱服除知辰州辰舊無貢院惟附常德試至洸始試于州士子便之尋退休扁所居之軒曰止足親戚或有請托者謝曰吾居官曾不以己徇人其可強人以徇己乎年七十八卒洸胷次坦夷表裏洞徹為政務興利除害不以發擿為聰明故所至民安所去民思稱廉吏云（出方志等書）

余崇龜字景望與兄元一同年登進士歷官司農丞賜對便殿

除秘書丞兼權工部郎官時韓侂胄專權蘇師旦寄聲邀崇龜一見欲處以要津崇龜嘆曰呈身御史古人所耻今日言路不得行志況一登廝役之門則遺臭百世歸潔吾身可也莅職甫兼旬進書恩賞在郎力丐補外知江州歲旱舉家蔬食為民祈禱已而果應累遷樞密院檢詳文字侂胄敗丞相史彌遠奏曰自權臣專政士夫趨附中立不倚在朝士中獨崇龜一人即日除監察御史入奏其略曰名器天下之公共也比年以來率以私壞權臣奴隸官或至於建節內官家奴寵或至於僭踰有自權郎不歷州縣徑尹天邑有自初官不歷外任徑登內地名器冗濫有如此者士夫風俗之倡也私意一啟廉耻道喪伺候於權要之門廝役得一見以為榮歸投於權要之門役稱門生呼恩府敗壞風教而不恤或身叙譜系或顧結姻連士氣卑陋有如此者上可其奏嘉定改元令恃從臺諫稟議北虜議和要求韓侂胄函首事廷臣盡主其議崇龜獨以為侂胄之罪固不可逭然函首送虜辱國甚矣遂不豫議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卒年六十一贈通奉大夫子曰華字君實第嘉泰二年進士歷官知潮陽縣以除強宗不勝為其所陷邑人惜之曰華平生嗜讀書尤工文翰所居陷有擷英閣藏書萬卷雜以法書名畫日坐其間繙閱吟詠以自娛樂云出仙溪志傳誠字至叔汶淇從子也幼知讀書有儁聲年十九以書見泉之鄉先生黃維之大奇之後嘗從朱文公游淳熙八年第進士誠平生自讀書外它無嗜好所與語者率皆好學清介之士非此

弗與之交初謫永春尉力辨陳介珪之寃與上官忤因納告勑
于憲臺求去其寃卒得直待郎黃艾被旨使北壯誠有守奏辟
以行凡表奏之類悉以委之歸除廣東監幹改知青陽縣尋除
提轄文思院時參政張巖開督府于京口奏辟戴溪與誠同幙
凡有著述皆出其手後歸朝不一跡權門累循常調遷太常博
士真德秀時爲正字每數日輙相過談論古今事移晷方去寧
宗朝輪對其略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略無一朝
奮起之勢浸有百年消微之憂或有聞而嘆息者或有聞而竊
笑者嘆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
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
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許升沉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

也末及沽激阿諛之弊言頗鯁切先是子彥卿博學能文以疾
卒誠哭之過哀輪對間忽卒于殿下縉紳咸悼惜之相與請于
廟堂欲官其次子而誠素與時相不合僅以貟外郎致仕誠性
甘清貧俸入不殖產業悉以置書自號雪澗閑翁弟誠字友叔
少孤母與兄督之讀書至于成立事其兄極恭順淳熙十一年
以太學生登進士第倅無爲軍名監六部門寧宗以丙寅伐金
之後淮西民多流徙知誠有材略改除宗正寺簿將命往安集
之還朝又以誠熟於淮事擢事淮西漕召爲司封郎中遷尚左郎
尋被旨使北歸以疾卒從子大聲字仲廣淳熙中以太學生登
進士第主福清簿帥辛棄疾頗嚴憚檄大聲往鞫問長溪盜因
大聲釋其株連者五十餘人僅留十數人于獄邑令不樂其翻

異獄案凡諸胥劵食及囚糧皆不給大聲自質衣食之及帥親
詰問皆如大聲言調貴州教授帥胡紘每稱之曰教授古君子也
禮部尚書黃由舉天下教官以太聲爲第一改秩知武平縣催
科不迫而財賦自辦遷通判循州適寇發守稱疾大聲調發諸
軍悉力鏖戰賊皆潰去未幾除黨復猖獗諸司專委大聲督捕
乃上禦賊數策漕使劉強學謂其句句可行須行于廣東十四
州遂劾守不職以大聲攝州事尋奏爲真闔城驩呼曰傳父再
番吾屬有依矣前數月郡圃有老松數株日出紫氣如雲騰空
而上及大聲拜守人以爲德政所感守上日有例冊錢千緡悉
却之郡倉米斛增大大聲首減小之在循四年民樂其政相率
立祠官滿力乞宮觀無復有仕進意宮至朝奉大夫瑜通判直
郎通判靜江府出仙溪志

論曰林師說倅新定則能激勵其民以固城守爲提刑則能
摧抑權貴以祛民害詩所謂不畏強禦者師說其有焉傳淇
以中和而爲政以直方而立朝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淇殆庶
幾乎陳讜承其祖驥及父豐累世淵源之學故其論開邊雅
有識見友其弟人無間言但呂祖泰上書論韓侂胄立僞學
之禁逐汝愚之黨其罪當誅而讜乃疏攻祖泰杖之百配欽
州其得罪於名教亦多矣瑜不掩瑕君子惜之蘇洸外而爲
政於郡縣內而獻議於朝廷務欲爲民興利除害而持身凜
然如玉雪古所謂循吏不能過也余崇龜不肯登權臣之門
而歸潔其身時有以中立不倚薦之其信然哉傳誠嘗游朱